

毛澤東

青年作家的信

謝永鑑著

西安東大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初版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一）

編著者 謝冰瑩

出版者 大東書局

發行者 韓德青

經售者 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西安

南院門街七七號  
電報掛號七四五〇

大東書局

天水建中書局

漢中大漢書局  
洛陽豫州書局

外埠經售處

# 寄給青年作家的信二集

一、一個青年作家的事

二、文學與人生

三、作家的基本修養

四、讀什麼書？怎樣讀法

五、欣賞及批評

六、談「通」與「好」

七、怎樣搜集材料

八、皈依自然

九、靈感的故事

十、日記與文學

十一、關於旅行

十二、詩與散文

十三、怎樣寫報告文學

十四、怎樣寫小說

十五、十個劇本的誕生

十六、談風格

十七、論描寫

十八、最高法院

十九、承繼遺產

二十、到成功之路

#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 ——一個青年作家的夢

「××先生：

請你恕我唐突，在你寧靜的山居生活中，（而且又是養病期間）我寫了這信來擾亂你的心情。我是個今年剛滿十八歲的年青孩子，我有一顆熱烈的心和滿腔的熱情；我愛人生，也愛真理！從小我就喜歡聽故事，看小說，到現在我簡直被小說迷了，我不喜歡學校裏的每一門死板的功課。我愛一個人靜靜地拿著一本自己愛看的小說，躲到樹叢裏，或者無人到的荒野裏去細細地欣賞。

很坦白地說，××先生，我有個夢想，也許這是個太荒唐太渺茫的夢吧？我想做個作家！××先生，請你不要笑我，一個年青人，往往最喜歡說心裏的話，說真實話的，因為自己太崇拜作家了，所以希望自己將來也成爲作家給別人去崇拜，但這是否就是虛榮心或者好奇心在作怪呢？××先生，請你對於我這種思想給以不客氣的批評，并且指示我一條出路，像我這樣學識幼稚，並沒有特殊天才，缺少文學營養的一個平凡孩子，也有可能成爲作家嗎？

照理我處在這樣風景清幽的學校裏，（在一個距離杜曲不遠的鄉下）應該可以安心讀書，努力創作，但可惜沒有好的國文先生來指導我，自己究竟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下手，有時也試寫些不成熟的文章，但自己一看並不滿意，也沒有勇氣寄到什麼雜誌報紙上去發表，但我又愛惜自己寫的東西，常常用紙包了又包地藏在抽屜裏，生怕給同學們看到了，又要笑我想成文學家，其實我心裏的確是希望成爲作家的，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究竟應該具備些什麼條件？從那些地方去努力呢？  
××先生，我寫的太嚙嚙了，希望你能原諒，而且給我一個詳細的答復，我本想附足回信郵票的，但想到這問題一定有不少青年朋友和我有同感的，不如請你在「黃河」上做一個公開的答覆，讓他們也能看到。不知道正在養病的你願不願意這樣做？

謹祝

山居快樂！

凌雲先生：

學生凌雲於××中學八月二十六日

是一個悶熱的下午，我剛睡完午覺起來，跑到山坡上去眺望遠景，對面來了一個挑夫，走得氣喘喘地滿臉流着汗珠，他遞給我一束報紙和幾封信。我只說了幾聲謝謝，就

連忙打開信來看，有一封信字跡生疏，然而很秀麗的信就是你的，我很高興地一連看了兩遍，而且一個字也沒有放鬆牠，在這寂寞的山居生活中，惟一能使自己高興的事，是接到友人的信，或者突然遇到一個朋友來遊山。因此對於你的來信，我一點也不覺得唐突，不覺麻煩，相反地，我以最愉快最熱烈的心情讀牠，準備花費幾天功夫，對你所問的幾個問題，做一個有系統的答復。

首先我應該向你和其他的青年朋友們道歉，爲了病，我早已向社中請辭黃河的編輯，但他們始終不許可，好不容易才得到兩個月的假，又因社中人事更動，新社長來，連兩個月的假也取銷了，要我立刻下山編輯黃河付印，否則我多在山上一天，黃河就遲出一天。自然，我不願黃河因了我的關係而脫期，但事實已經耽擱一個月了，爲了有這種苦衷，也許我這居三月的計劃不能實現，那麼這封長信能否在山上寫完，我還沒有把握，問題如果答覆得草率簡單的地方，只有請你原諒了！

凌雲先生：這是非常有趣的事，一見你的名字，就會聯想起「壯志凌雲」四個字來，我想你的前途將來一定很遠大的。在你短暫的信中，充分地表現出你的思想，你的情感和你的志願，一點也不錯，和你同樣做着想成作家夢的青年，實在太多了！在西安，聽說每天至少要接到三四封和你相似的信。我正苦於沒有機會詳細答覆他們，感謝你的信來，引起了我的興趣，雖然在養病期間，但我也顧每天分出幾個鐘頭來和你們談話。

我生活得太安逸太清淨了，會對不起在前方流血的將士，和在後方流汗的同胞的。

凌雲先生：你說年青人喜歡說心裏的忠實話，中年人又何嘗不是一樣呢？其實一個想從事文學的人，根本就應該說忠實的話，一直到他老死時為止。我並不是我說些使你掃興洩氣的話，我真不願你成為作家，我希望你做一個科學家，或者發明家，甚至一個有技術的工人，農民都好，總之不要做作家。

為什麼我要給正怒髮衝冠血沸騰的文學青年的頭上，潑一盆冷水呢？這是有原因的；因為我知道要想成功一個作家，的確是一件很艱難困苦的事情，在他生活的歷程上，一定要經過多少血與淚的洗禮，受過多少磨折與刺激，這裏的所謂作家，絕不是指那些在報紙雜誌上發表幾篇文章，幾首詩，或者出版幾個集子的作家而言，而是指那些已經在作品上成熟，而且在社會上擁有無數萬千讀者羣衆的作家而言，他們的作品，能夠代表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他們具有天賦的文學天才，能在很平凡的環境裏，找出特殊的題材來產生一部不朽的，偉大的作品，他們不是那些粗製濫造的作家，不是含有虛榮心的作家，不是僥倖成名的作家，他們是抱着用文學來改造社會的決心，盡畢生之力，造福於人類，像這樣的作家，才是我們崇拜的作家。才能真正夠得上作家的資格，但是，朋友，請問世界上有多少這樣的作家呢？

在中國，想成爲作家，實在太容易了！只要你會經發表過幾篇文章，別人就會給你戴上一頂作家的帽子，因爲太容易，所以在人們的腦筋裏，生出來兩種不同的印象：一種是好的，能夠促成青年們走上文學之路，一種是壞的，他們譏笑中國的作家如趙江之鈞，一提到作家，便現出一種鄙視的態度，其實這兩種現象都不應該有的，我們想研究文學的人，儘可走上文學之路，「不問收穫，但願耕耘」，我們不要先有個奢望，好像從事於文藝，就非達到作家的目的不可！只要你將來產生了不朽的作品，自然而然地社會就會送給你作家的頭銜，無須乎你想，更無須乎你去爭取，至於後一種人，當然太不應該，從事文藝創作是一件多麼神聖工作，自古以來，不論中外，作家負有轉移風俗，改造社會，造福人類的重大使命，社會應當尊敬他，愛護他，怎麼可以隨意譏諷與輕視呢？

上面說了一些關於「作家難」的話，也許你看了會感到不高興吧，但如果你除能很耐煩地把我寫的這二十封信讀完，我想至少可以給你一個從事文藝的參攷。

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從事研究文學的人首先要具備不怕苦，不怕窮，不怕批評，不怕挨罵的精神才行。文人讀書與窮，用不著我說，想來大家都知道的，有時爲了擁護真理正義寫出替弱小民族呼籲自由和平等的文章，會受到帝國主義者的干涉而遭受牢獄之災，這是很平常的事，凡是進過大學的人，誰都知道秦始皇爲什麼焚書坑儒，在軍閥時代

和現在日闇統治下的淪陷區域裏，根本沒有文人發表言論的自由，但真正有蘇操的文人，他們為文學而生，為文學而死，那怕環境再惡劣再不自幽，他們也要奮鬥到底的。朋友，你想獻身于文藝嗎？首先請你認識文藝的使命，和你今後的生活，你應該不怕苦，不怕窮，不怕一切的打擊與危險，把你的心整個地獻給文藝像獻給你的愛人一般。

朋友，你真能這樣做嗎？不後悔嗎？不中途變志嗎？  
底下，我想再告訴你文學與人生的關係，作家的修養，怎樣搜集材料，怎樣寫戲劇，怎樣寫報告文學以及關於風格，描寫……等問題，大約有二十封信，如果不中途發生爭故，我想一直把他寫完。

這封信我就到這裏為止，手有點酸了，天色也黯淡起來，窗外的晚風吹得我有點兒  
擗抖！朋友！明天再談吧。

冰瑩九月一日於華山青柯坪

## 文學與人生

朋友：

許多青年不但嗜好文學，而且有志去研究文學，究竟文學是什麼東西呢？他的意義是什麼？包含着那些要素？與人生有什麼關係？今天我想首先和諸位談談這三個問題。

爲了這並不是一篇文學概論，所以關於歷代對於文學兩字的解釋，用不着一一去考證，現在就引用近代我國三位文化界的先導對於文學的意義說一說。

「著於竹帛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章太炎

「文學有三要素：1.藝術的組織 2.能充分發表意志及情感 3.在人類心理上有普遍的美感。」——陳獨秀

「語言文學都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工具，達意達的妙，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學。」——胡適

在歐美，對於文學的定義各有不同，真是不勝枚舉。本來文學 *Literature* 一字，實出於拉丁文的意義，包含着文法，文字，學問三種意思，是屬於藝術（Art）之一種，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愛德（Aristotle）曾把雕刻和繪畫稱爲靜藝，詩歌音樂

稱爲動藝。

如果我們再用通俗的字句，把文學的定義引伸起來，可得到下面的結論：以文學是熱烈的感情，正確的思想，豐富的經驗，美妙的文字來描寫社會，表現人生，批評人生的一種學問。

既然明白了牠的定義，現在再簡單地敍述一下關於文學的起源。

自從地球上有人類，便有文學，不過因爲知識未開，當文字的工具還沒有發明以前，我們無從知道而已。拿我國來做個例子吧，在上古時代我們的祖先是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他們在倉頡還沒有造字之前，只知道繪繩記事，據許多考古學家說，堯帝的擊壤歌，和舜帝的卿雲歌，是我國最早的文學，接着便是詩三百篇，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文學最初起源的詩歌，在擊壤歌與卿雲歌之前，一定還有不少抒情的民間歌謡，由於沒有文字的記載，我們也無從考證。

下面我們再談到文字的要素。

在前面的定義裏，已經指出了文字的要素，這裏我再補充兩點意思而且把牠詳細分析地說一說。

文學的要素，第一要有熱烈的感情。

一個情感很冷酷，或者對人生根本不感覺興趣，也沒有對於社會懷一顆光明的希望

，對人類具有深切的同情，或者只知道自私自利的人，絕對不會愛好文學，更不會去研究文學的。一個作家之所以異乎常人的原因，他特別熱情，感覺靈敏，觀察深刻。社會上一切的現象對於他的反應是比普通一般人不同當他領略到這些苦痛的或者快樂的失望，或者希望的滋味，於是用文字表達出來，以感動讀者，引起讀者的共鳴。

## 第二、思想。

一篇很好看的作品，或是一部傳之久遠而不朽的傑作，固然是爲了作者的技術高超，文字優美，能夠抓住讀者的心靈，然而主要的還是作者的思想在維繫讀者的感情。過去那些主張爲藝術而藝術的作家們，認爲現實是醜惡的，而藝術的價值是至高無上的，他們應當超現實，超人生，因此他們反對爲人生的藝術，但實際呢？他們仍然和普通入一般需要生活，他不能像神話中的神仙可以離開人間而生存，不久，他們荒謬的理論被事實打倒了，他們不再會表爲藝術而藝術的主張。

## 第三想像

想像在文學中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一個作家如果沒有豐富想像力，他的作品一定會失敗的，這話怎麼講呢？比方你要寫一篇以漢奸爲題材的小說，在腦海中已經有漢奸這個影子了，而且關於他種種賣國附敵的事實，你也知得很好，那麼你自然可以寫牠，不過即使真有個漢奸和你接近，你也不能夠單靠把那些真實的事實像攝影師似的把他

黑下來，你必得用想像的方法去描寫過一次或數次過去的生活以及現在種種禍國殃民的事實出來。有時一篇小說，只有三分之一的事實，而其餘的三分之二是靠着想像來完成的，有時一部小說，裏面只有一位主角真有這麼一個人，其餘都是由作者想像出來的，不過這想像出來的人，一定要和真的人一樣一樣，而且在社會裏要為讀者所熟悉的，想像和幻想不同的地方，在於她能合乎情理，使讀者看了，以為真有其事，真有其人，而不懷疑這是作者理想中的事實和理想中的人物。能夠做到這一點，想像才能說得上成功。

在這裏，我順便談一談關於拙作梅子姑娘的真偽問題。有許多讀者來信問我梅子姑娘是否真有其人？我回答他們，這是我想中的人物，寫這篇小說的動機是看了田中照子和井村芳子兩位日本反戰女同志的戲答辭，我把芳子的美麗溫柔勇敢加上照子的活潑，能幹，熱情，來構成梅子的典型。在聽了羅隊長告訴我關於芳子在蘭方如何努力宣傳日軍反戰的事實以後，我深深地受到感動，所以下決心要寫篇小說來紀念牠們參加中國抗戰，同時也激勵他們從此更愛中國人更恨日本軍閥的熱情。為了寫時太匆忙，所以完成以後我感到很大的失望。現在治波先生把牠改成了劇本，不久就由戰幹劇團上演，那時的感想必是很可觀的。

#### 第四，經驗。

誰也知道，一個生活經驗越豐富的人，他的作品也越精彩。過去那種「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的人物，是不容生存於現代的。一個作家，無論他指著某一個時代，或某一種社會的生活，先只憑着他的熱情，他的想像足夠的，一定要有那一時代與那個社會的生活體驗，然後才能寫出真正能代表那個時代，那個社會的作品，比方三國志絕對不是現代的作家所能寫得出的，十年以後新起的作家，他絕對不會寫抗戰文學，作家如果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等於閉門造車，他的作品不會打進廣大的讀者，也難有成功的一日。

### 第五，形式。

以上都是說關於文學的內容，現在再簡單地談一談形式。

爲了形式與內容的問題，曾經有很多人討論過，有的主張內容重於形式，有的主張形式重於內容，有的主張內容決定形式，有的主張形式決定內容。而結果呢，自然是內容重於形式與內容決定形式得勝了。在我是主張內容與形式並重的，如果單注重內容而忽略形式，那麼文學與一般宣傳，新聞，論文，記敘文之類無好大差別了，文學之所以引人入勝，動人心弦的地方，是在牠能以優美的文字，各種適當的形式，離奇曲折的結構，很巧妙地把某一個人的身世，或者某種社會的生活淋漓盡致地描寫出來，使讀者看了如醉如癡，拍案叫絕。

有些作者只注意形式而忽略內容，只注重美，而忽視真與善，這是根本錯誤的。固

然，文學既然是藝術之一，我們要儘量講求美，那怕就是一樁形容詞或者動詞，我們也要使牠運用得當，不可含混其辭，但內容更比形式重要，一篇光只有熱情，而思想不正確，缺乏人生經驗，沒有豐富想像的作品，等於一座最美麗的石像模型擺在玻璃櫃裏，只能供人家欣賞，而實際是毫無用處的。

朋友 關於文學之要素的話，說了不少，現在再把文學與人生的關係說一說吧。

文學是時代的反映，所以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文學。作家每每因為他的思想和環境不同，因此產生出來的文學也各異，有的喜歡寫那些歌功頌德，崇拜帝王的貴族文學，有的喜歡寫平民文學。愛好文學的人，他的思想，人格，興趣，往往隨着文學而改變，因此作家給與讀者之影響，是相當大的。

這裏舉一個例子來說。

我國在五四運動的時候，新文學思想剛剛萌芽，所以初期的新詩，白話小說，都以描寫青年的苦悶，和兩性間的戀愛為主，當時郁達夫的「沉淪」，張資平的「櫻橋」「櫻絮」和郭沫若的「瓶」，大受讀者歡迎，以後作者的思想進步了，他們已經由抒情而志向寫實，把個人的苦悶擴大的社會的苦悶，把有機的思想，變成積極的想想，除了張資平仍舊喜歡寫他的官場，社會，愛，為三項戀愛以外，社會一般青年的心理外，其餘創作大半的作家都是以推翻軍閥統治，促進北伐成績為職責的。

不了解文字的人，以爲那些詩歌，戲劇，小說，只足供給人們茶餘飯後的消遣品，（其實過去的那些佳人才子大閑劇和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的作品，的確只能供給人們消遣）而忽略了她對於社會的貢獻，易卜生的「挪拉」曾引起全世界的婦女注意，大家提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婦女究竟應該被關在廚房裏，還是應該和男子一樣跑到社會去工作？一時有少數婦女却因受了易卜生的影響，而仿效娜拉的出走，離開丈夫和孩子，孤獨地跑到外面去尋找工作。又如辛克萊的屠場和石炭王出版以後，曾引起美國工人的大騷動，他們有的罷工，有的示威遊行，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辛克萊要不是有一位大資本家的父親做他的後台，也決不能這麼逍遙自在的。

我國古時的作家如韓愈，賈誼，屈原……等，都因言論公正，而遭受小人的忌妒，以致過着那淒苦的放逐生活，帝俄時代的作家，常被充軍到西北利亞或者長期囚禁的原國，也是爲了他們的作品害人太深，以致引起社會革命。秦始皇爲什麼要焚書坑儒，實行愚民政策？還不是害怕這些人民因受了文人的影響而造反？日本軍閥與希特拉的屠殺作家，囚禁文人，還不是因了那些富於正義感的作家整天在做着反侵略的宣傳？

文學既然是現實的一面鏡子，社會上的一切現象，不論是美的醜的，惡的，善的，文學都能真實地把牠反映出來，影響人生，改造人生。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文學的使命，不單在表現人生，主要的是批評人生，指導人生，增進人生的快樂幸福。